

周道生的工美人生

周道生,1945年7月29日生于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特级工艺美术大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亚太手工艺大师。周道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从事工艺美术创作设计近五十年,擅长装饰壁画、浮雕、挂毯、油画、雕塑等,其设计的作品《八达岭长城》、《爱晚亭》曾被周总理作为国礼赠送给澳大利亚、瑞典。周道生曾主持设计昆仑饭店大型壁画《莽昆仑》,兆龙饭店大型铜壁画《长风万里》等,并为法门寺复原了曼荼罗道场及法门寺文物。自2008年起,周道生又陆续为北京地铁大兴线及15号线设计了多个大型景泰蓝壁画和铜壁画。

上学时就可以画毛主席像

接触工艺美术这一行,要从我1963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说起。我小时候就喜欢美术,可以说有点痴迷,后来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的是染织专业,这个专业包含很多,比如印染工艺、地毯工艺、挑补绣花、编织艺术、绒绣等。那会儿考学,不是你想上什么专业就能上,全靠分配。当时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尤其是素描画得好。在学校里,只有两个学生能画毛主席像,我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缘故,还没毕业,就有很多单位请我们去画毛主席像。

196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地毯公司,后来又被调入北京地毯研究所,负责壁挂地毯设计。当时完成过不少作品,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总理送给澳大利亚的国礼《八达岭长城》,还有赠送给万国邮政联盟的《长城联友谊》。壁挂地毯设计主要以绘画为主,带有某种装饰效果,与绘画相比,表现力更强。进入到改革开放以后,需要壁挂地毯的地方就更多了,我也陆续设计了一系列的壁挂作品和地毯作品。

设计中国第一块锻铜壁画

1982年,我调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负责装饰设计。也是在这一期间,我研究了大量的装饰材料 and 装饰介质,熟悉它们的特性和制作工艺,完全不同于过去,只需要掌握棉毛等材料的编织工艺。比如以铜为介质,需要经过锻造、铸造等工艺成型,那么在设计时,就需要提前考虑到成品的效果;比如景泰蓝,以前受到烧制

的影响,只能设计制作小幅作品,特别是铜制的平板作品,几乎一烧制就会变形,色彩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又比如木制工艺品,就需要考虑到木头的收缩比和不同木材的软硬度,红木硬度很高,榿木却很软。

1984年,我主持设计制作了中国第一块锻铜壁画,就是位于兆龙饭店的《长风万里》,这幅铜壁画有六米多长,在当时的

技术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当时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因为收缩比和平流的问题,通过铸造工艺很难制作大面积的平板物品,所以我采用了锻造技术,也就是北京话里说的“锻活儿”。包兆龙是船王,所以我在设计这幅作品时,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设计了明朝郑和下西洋在公海上遇到外国船只的场景,整体画面以中式大帆船为

主,暗合船王之意。在设计这幅作品时,我还特意制作了一个七八公分长的铜制小稿,赠送给了包兆龙的儿子包玉刚,他极为喜欢,连连称赞。

我搞的是综合装饰艺术

在工艺美术行业里,我要另类一点,因为我搞的是综合性装饰艺术,我的作品拿不到展览会上。去年我申请参评亚太手工艺大师,评委会要求提供三件作品,但我的作品太大了,没法拿去参评。没想到后来评委会特意派专人来实地考察,最后还是成功获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厨房大师傅,人家需要什么,我就搞什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法

门寺倒塌重建时发现了地宫,出土了两千多件文物,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家博物馆进行展出。当时找到我所在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对这些文物进行复制,前后历时一年多,复制完成的作品,很多连专门的保管员都分辨不出。因为涉及的文物众多,工艺极其复杂,比如有一个两米多长的禅杖,中间有一个两公分粗细的圆杆,如何精细复制出上面的十二圆觉图案?在出

土文物里还有唐朝时期传入的玻璃器皿,如何仿制得惟妙惟肖?还有一个八重宝函,每一层宝函之上都有不同的图案,所用到的工艺和技法各不相同。我们为此投入了几十位大师和技师,才完成了这一任务,也因此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佛教工艺和佛教工程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在后来的法门寺的扩建时,我就负责其中的艺术部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扩

建区域进行重新设计。

在我看来,什么是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就要尽量往前做,要创新。但传统是创新的基础,没有传统做基础,创新就是空中楼阁。我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工艺美术,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工艺美术就已经出现了,彩陶先于文字、玉器先于文字,我们的文化正来源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实用艺术。

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

老物件

逝去的“糖茶”

李庭义



打我记事起,奶奶就用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兵时部队所奖的白瓷缸子为我们姐弟儿仨“沏茶”喝。

奶奶给我们沏的“茶”叫糖茶,说白了,就是把一二粒糖精放在缸子里用开水冲泡;有时,还把姜切成末,放进锅里,用水熬开,然后再把它倒入放上红糖的缸子里,趁热喝下。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把姜切成末的糖茶是治疗发烧感冒的良药。可在当时,不懂事的我还以为自己喝的糖茶就是真正的茶水呢。记得有一次,我去小朋友家玩,他家的大人给我端来一杯茶水,看到杯中几片叶子,我不敢喝,以为这杯水不干净。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听了我的话,她竟大笑起来。这时,一旁的爸爸对我说:“咱老人家管喝水叫喝茶,管喝甜水自然就叫喝糖茶了。其实,刚才你去小朋友家喝的带叶子的水才是真正的叫茶水呐……”

“别人家里都喝带叶子的水,为什么我们家里就不喝呢?”懂事后,我才明白,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生活太拮据,无闲钱买茶叶;就是奶奶偶尔为我们烧的姜糖水里的红糖,也是她为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挣的钱买的。

后来,我家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喝茶对于我们来说再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在家里的茶几上总放着两只杯子,父亲的玻璃茶杯和奶奶的白瓷缸子。放学后的弟弟和我,每天都喜欢端起白瓷缸子的糖茶,而对父亲的茶杯却不屑一顾。直到我参加工作,我的喝茶史才渐渐地开始。

2000年的夏天,96岁高龄的奶奶在老家去世了。当父亲把她老人家的几件遗物带回家时,我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白瓷缸子。几十年过去了,缸子上的白糖瓷已经掉了许多块,但那大红的字迹和图案仍清晰可见。见到它,奶奶当年给我们沏糖茶的情景又仿佛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莽昆仑(22米) 昆仑饭店挂毯。